濂亭文集

濂亭遺文卷一

武昌張裕釗廉卿

辨司馬相如封禪文

世皆譏司馬相如封禪文以爲從諛余以謂不然相如之爲此正以諷武帝之封禪耳其書亡慮皆詭激儻蕩之辭以譎諷封禪之矯誣其篇首謂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陳義廩廩而末乃歸之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闕遺可以知其恉已稱述大漢之德而以爲度越成周人之觀之以爲誠然邪抑亦使人悟其不然者邪且爲諛者以求寵利也求寵利不及身

上之而俟之旣死邪旣死而出其書者沒而不忘忠諫又其刺譏深至懼武帝知而怒之而以是獲罪也而世乃以爲從諛甚者以爲類俳何其謬論者歟且相如非弟詞人已也蓋太史公甚重之故於其書有取焉以其與已志有同焉云爾相如之事武帝惟建開西夷邛筰冉駹置郡爲可譏史公書固明著之未嘗爲之諱也其難蜀父老諭巴蜀檄雖爲人主文過而亦寓諷諭之意若其它則皆忠諫之詞也諫獵書其詞顯人莫不知之它所爲詞賦其詞隱故鮮知者其實一而已子虛上林以警荒淫大人以譏求仙哀二世稱古以感今也長門

傷夫婦之道苦也其序亦相如所自爲皆詭辭非實事也封禪文則以諫封禪也言之重焉辭之復焉懇懇也若是太史公故亟稱之以謂與詩之風諫無異者也且太史公韓退之之智出於後之人也遠矣太史公以比之詩大小雅而韓退之推以爲豪傑之士而躋之屈原孟軻之列相如誠從諛者而二子言之若是哉豈非以其指遠其辭文實足以上嗣風雅而庶幾乎家父凡伯之流者哉自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洎於有漢風流衍溢作者彌衆然其詞皆原於三百篇之遺其用意皆至深遠難識無苟爲之者也以其難識世

乃徒觀其外而議之耳往余嘗論楚辭招魂爲屈子哀楚懷王而慟頃襄高唐神女以思屈子登徒子好色賦並爲巳之不遇而作枚乘七發淮南小山招隱士皆以諫吳王淮南之毋反閒以語人或信或否烏乎久矣夫士㐫莽於書而好學深思者之難其人非一世也莊周荀卿屈原宋玉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楊雄之書由周漢以來至於今且數千歲而罕有知其意者況其爲周孔者哉

禹貢三江考

自漢以來說經之紛出而不可紀者其莫甚於禹貢之

三江平說三江班氏志爲最先亦最爲近之然要不能以無失也而近世之說者牽壘守班氏以爲不易則皆信漢人而過者耳夫漢人之說誠近古而得實矣雖然必以其實攷之攷之而得其實是誠古人之說也吾從之宜也攷其實而不得甚者與實相背戾雖古之說吾未之敢從矣然則何以攷之還以禹貢之言與說者所稱之地攷之而已按之禹貢驗之其所稱之地而合則得之矣按之禹貢驗之其所稱之地而不合則其說失之矣吾故有取於顧甯人氏以北江中江南江傅於郭景純之以岷江松江浙江爲三江者爲得其實也景純

之說全謝山亦嘗取之全氏之取景純是也其謂三江不必涉北江中江之文者非也禹貢固明言東爲北江東爲中江矣舍三江而北江中江將安處乎夫有北有中則有南兼南北中爲三江此皆其相因以至而必無可置辯者也而謂三江不涉北江中江其可乎彼全氏獨疑江之不可通於松江浙江耳疑班氏志所謂中江者之非禹迹耳吾謂江誠不可通於浙江若松江則固即禹貢之中江而爲禹所通者夫全氏取景純之言而未得其指也景純固以爲松江爲禹貢之中江矣其所爲江賦有曰表神委於江都混流宗而東會注五湖以

漫漭灌三江而淜沛者卽墨子所謂禹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楚荆越南夷之民者也景純之松江班氏志之中江禹貢之中江一而已吾獨以班氏志之南江與所謂分江水者爲非其實耳攷班氏之意蓋以中江與南江皆江之所爲也不知中江江爲之者南江則自爲一江而非江爲之者奚以知之以禹貢之文知之禹貢曰東爲中江不云爲南江也如江而更爲南江禹貢必言之矣不能遺之矣以禹貢之不言而知南江之自爲一江也且以形勢求之江固不可通於衍南江矣夫班氏志之中江卽松江此必無以易之者

也乃其所謂南江在吳南東入海者以其地攷之則適亦松江而已且班氏於石城之分江水云至餘姚入海而未以爲南江於吳之南江但云東入海而不云至餘姚其各分爲二水抑或更以分江水爲南江蓋頗不可究詰酈善長乃徑合以爲一備著其所經歷言之鑿然其所舉之地故皆窮岫複嶂萬山之所蟠結而謂江水經行於其中其孰從而信之邪自乾嘉以來言禹貢者若金蘂中姚姬傳錢學淵孫淵如阮芸臺之徒壹歸命於班氏之書其於班氏之混南江於中江與分江水之不可達於餘姚蓋亦微知其然而不勝其信之篤也

乃益爲之傅合疏鏬辯說紛紜左右遷貿故卒不得其所安而阮氏又益繪南江圖而爲之攷稽之於經察之以形勢而無一可通者大惑者終身不解豈不信哉吾故曰南江者自爲一江而非江爲之者也舍景純所謂浙江無以處之矣國語載伍子胥之言曰吳越之地三江環之夫不南盡浙江故不足以環吳越之境此南江之爲浙江於古可徵全氏所謂景純之三江實盡揚州之大望而顧氏之言考之於經而不謬者也余又觀班氏所謂分江水至餘姚入海者與水經沔水篇之東至石城爲二及鄭康成之說東迆略同而說文所謂江水

至會稽山陰爲浙江者其說亦頗相類而益明著其爲浙江浙江之稱南江其自古所傳而漢人猶及聞之者歟然展轉膠轕而卒疑莫能明者蔽於必以南江爲江所分而不知其自爲一江也其讀禹貢誠未審耳夫有北江中江則必有南江者此禹貢所未言而可因其言以求之者也吾之所敢知也以南江爲江水所分者此禹貢所未言而後人以其意言之者也吾之所不敢知也況以地求之而往往不合者邪吾因是而思漢以後之說彭蠡者其不審亦若是云爾夫曰東匯澤爲彭蠡明彭蠡漢水所自匯乃因其所匯之澤而揭其名曰彭

蠡與他水故無與焉酈氏之說滄浪也得之矣以禹貢之文江漢之水道參以禹貢山水澤地記之說彭蠡者攷之吾斷以彭蠡之在江北而非後世之所謂湖漢水者也

藝文奇偶序目

右所錄上自虞夏下至於茲凡爲文若干篇天人之賾古今之變道德之藴治亂之機精微閎博之旨雄深偉麗之詞略具於此矣自邃古以至於今且千萬歲盛衰興廢轉嬗芒乎浩乎若氛若霧雖天子王公之貴燀赫盛大之烈不一瞚而渺不知其何往獨賴有文字紀載

古與今乃以相續於無窮又必其見乎詞者閎懿深潤足饜人人之心而所載之道與事乃益顯故久而不敝此君子必於是殫心焉者歟雖然古之人吾既不及見矣其來吾又莫能相待獨抱此孤苦鬱積之思遙相證於渺杳遼廓之區韓退之曰吾誠樂而悲之信乎其可爲樂且悲也

國朝三家詩鈔序

余錄　國朝施愚山姚姬傳鄭子尹三家詩於施愚山得五律若干首於姚姬傳得七律若干首於鄭子尹得七古若干首乃爲序其端曰五律自李杜外惟王孟最

工而施愚山獨能近之故吾取焉姚姬傳氏自述其作詩之旨在鎔鑄唐宋然以余觀之獨七律爲最工耳鄭子尹崛起黔徼而其七古乃能躋攀東坡縱橫肆恣不主故常豈不詭哉

國朝詩集行世無慮數百家章章炳著爲世所傳述者亦無慮數十家然其卓然自立不媿古人獨此三家而已而三家之中其最善者又惟獨此一體何其難也豈古今人才質果不相及歟抑世之毅然不惑好學深思力追古人而與之並者故尠其人歟雖然於

國朝詩家獨推此三人者余一人之私言也豈敢謂有

當於世之人哉世或有以余所論爲謬而訾之者余固未敢與之辯也

勸戒淺語序 代

曾文正公勸戒淺語十六條余讀而好之嘗謂宜校刊一冊俾文武官吏暨諸人士咸有所遵守焉以語彭小皋都轉都轉欣然願任其事刻既竣屬余爲弁其首余惟文正公盛烈偉績冠一代其討論石畫高文大冊天下既皆傳誦而被服之矣至其他播諸語言形諸簡牘雖單詞常語皆有味其言之使人尋繹而不可窮盡道不足而强言雖振厲其氣雕繪其詞而卒無以壓乎人

人之心深造道德而自得於其心則凡所言而莫非至道之所寓若此十六條者雖曰淺語然使一人循而行之則足以爲善人合天下之人循而行之則足以爲善治所謂言近而指遠者天下之至言也抑又觀世之長官大吏亦時有條教號令宣布遠邇然在上者以文具施之在下者亦以空言置之相習爲故事而已若文正之在當時則教出於上而風偃於下矣其誠足以動之故也今是冊出余尤願官吏人士篤守而力踐之庶文正公之遺軌猶可追尋於今日而於都轉拳拳之雅其亦可以無負也已

日本岡鹿門千仞藏名山房文鈔序

自泰西人創興輪舟馳驟大瀛海之上上天下地日星所燭霜露所濡窮幽極遐靡不洞闢我

國家長駕遠撫柔服焘冒交通市易申結盟約者殆數十國而日本與中國同處亞細亞洲相去萬里而近脣齒輔車依倚比附其壤地於諸國爲最邇且自隋唐以還使命往來至於今不絕其好睦於諸國爲最夙又其人皆好文學敦詩書服習周孔秩敘彝倫其俗尙又於諸國爲最相類夫以密邇之邦重以久舊之睦與大同之俗然則

國家辨通好四方萬國五大洲之地而於日本宜爲尤
親豈不然哉往歲
朝廷命黎君蒓齋使于日本長子沆實從久之從其國
人岡君鹿門游甚驩岡君從長子沆所見余所爲文而
耆之君固將來游中土因屬長子沆以書爲之導航海
西來道滬上至吳門歷杭州以達四明北抵京師今又
將南行窮閩粵泝江漢乃迂道過保陽訪余於蓮池講
舍猥欲以師事相推且攜所爲書曰尊攘紀事本末米
利堅志法蘭西志者相詒又出其所爲文請是正余聞
君負絕人之姿而有高世之志於其國及吾中國振古

以來治亂得失之故無不窺於今日西北以往殊鄰絕黨舟車兵械技巧之製會盟戰攻之事無所不究切慨然將欲有所振於其國者也槩不得施設斂奇特抱獨而處故其文深思長計目營四海才氣橫出雜遝并集無所禁圉雖其間時亦縱橫旁軼或不可以繩尺批根方屬余引以纓徽而君顧迫欲行不及待且以君之才與志若是亦非可以區區之繩尺施其間抑余獨有取於君之用心有慨於余之志者也乃爲序其首以歸諸君它日君持歸以示邦之人宜益知君之足以有爲又憬然於余之言深喻乎輔車脣齒之誼而癒益相固結

患則相恤敗則相救安同其福危同其憂然則余之與
君豈徒以文字相尙云爾哉其所期有進於是者矣

養浩堂詩集序

環大海內外諸國自高麗越南舊奉職貢爲　本朝外
藩其盟好之邦惟日本於中國最親不甯惟地比壤除
抑亦以詩書文史涵濡濯沐有以通其志氣者焉蓋天
地之道大矣惟文也足以達之而傳其精雖千歲之遠
億萬里之外而無所不能至天地之道日新而不已則
文明亦日闢而莫知所窮自泰西肇造火輪舟車辨馳
五大部洲之域中國日本咸與結約互市危機釁端伏

見不常識者僉以爲憂吾則以謂周孔之教當益大被海以外同文於冈極耳不數十百年可決知其必出於是者也烏乎惟日本於諸國爲先覺矣自隋唐以來日本與中國通且千餘歲其人士類好文耽述作所在藏經籍圖史甚富彌絕精善往者友人黎蒓齋使於日本於其國得中國逸書及古本書數十種刊行於中國中國學士莫不重惜以爲奇寶蒓齋故以學問文章爲中外推重其所從僚佐亦皆一時知名士而日本又多文學之彥居間相與游覽宴集賦詩贈答相得驩然故至今稱蒓齋使日本其風流勝事他國使臣之所未有也

而日本宮內員宮島君栗香者寬敦有明略喜爲詩與蒓齋交尤篤是時余長子沆亦從蒓齋往乃亦益與君善而君有子彥穎敏好學尤有遠志純行蒓齋及長子沆旣歸踰年而君乃命其子彥來中國從余游今七年矣其後蒓齋再使日本與君益投分無間唱酬往還殆無虛日蒓齋屢以書告余道日本宮島君之賢而君嘗取往從蒓齋及長子沆相與筆談語裝爲卷命彥以視余其相好也如是蓋日本於中國爲最親而君於中國之人乃彌加厚焉豈非斯文之所感通者然與君詩有前後集若千卷其國三條君勝君及中國何君黃君沈

君皆嘗爲之序蒓齋亦一再序之至是復以後集問序於余余曰君詩之工諸君子論之詳矣奚更以余言爲顧余於君不可以默也乃獨道君相向之雅及日本與中國輔車之誼皆收效於文學所以能先乎諸國終且必南車之導者而歸諸君異日者由日本以往日引歲漸浸進而益遠其將極天所覆悉瀛海殊鄰絕黨之區而爲萬國同風之盛乎夫水涸而木鮮春風動者蟄蟲振是故君子者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烏呼惟君其必有慨於余言也夫

韻香閣詩集序

光緒十二年八月劉景韓觀察之夫人孔氏以疾卒觀察哀傷之旣具最夫人淑德嫩行爲之傳又刊其遺詩以諗當世之能爲文辭者俾弁其簡端而過以及於裕釗裕釗故譾薄尤於詩無所曉然觀諸君子所爲序言於夫人詩詞之工旣具論之矣裕釗因其言以求之則亦猶能識之蓋天下之至美者無愚智庸奇皆能知其爲美也精金良玉珍羽奇卉雖庸人孺子未有不知其美者也以裕釗之闇於詩而於夫人之詩猶足以知之則其詩之工可知也已抑裕釗竊聞詩之爲道至難能矣往代不具論且以

國朝二百餘年之間稱詩者無慮數百千人當其抗心高厲伸紙振筆莫不欲橫絕乎一世而遠期以千秋然其引繩落斧曲中矩度而究極幽渺卓然無怍於古人者蓋千百人乃一二人而已耳夫以伊昔以來窮海內魁彥俊桀單精畢思皓首而不能至者而夫人以一女子能之其爲難能而可貴何如哉宜觀察於夫人之卒悲傷感悼而不能以已也余故亦樂爲言之得坿以闡於後焉

漆亭遺文卷一 終

濂亭遺文卷二

武昌張裕釗廉卿

送張振軒宮保還粵東治所序

光緒八年合肥相國李公以憂解直隸總督
詔兩廣總督張公來權其任明年法蘭西方搆於越南
事日急於是
天子命李相國仍權直隸總督而 命張公還兩廣任
蓋居中秉軸密參機宜愼固根本者固相國之責而兩
廣密邇越南審機度勢建威銷萌亦非公莫屬也始公
提一旅討羣盜雷動電邁霆振風揮功績炳著洊擢監

司遂秉節鉞所至威德流行童耋謳詠然公猶益撝謙篤愼尊禮賢士以身下之軥軥如畏然薄海仰流庶明跂踵自

國家懷柔包荒日月照臨天所覆幬莫不來賓海外奇技異物火器輪舟諸瓌新傚詭駭怪曠古不睹之事並交於中國海濱萬里之地夷船叢湊槃敦矛戟晷刻變殊鎭撫扞禦艱危萬涂踔西域而東而南海實綰其衝瓌貨異產金鎰崇崒瀕海廣瓊高雷惠潮諸郡其民皆忸忕夷俗曉習機牙撫之貔貅弃之窫窳故兩廣於今日尤爲南服重鎭寂天下今天下語邊事者皆競言製

械器譯語言文字通商阜財築壘守險一切以依倣太
西之法籌備守禦之術無不至而裕餉以爲抑其次也
夫窮天下古今尊主庇民批患折難之要一言以蔽之
曰得人而已矣往者粤賊之亂蹂十有六省陷六百餘
城曾文正公以名德重臣踔起湘中既夙負知人之鑒
又益慕想殊尤虛佇賢喆早夜旁求皇皇若不及豪俊
響應猋合景從卒屈羣策殄除巨寇十五載之難一朝
而夷之區寓底定甿庶更生近事之明效也今我公所
夕孜孜優賢禮士夫果力追文正公之軌而允蹈之九
州之大必有魁桀之士起而應之者乃舉議者之所云

次第而布之一皆確然收其實效於以絕窺覦之萌維區內盤石苞桑之固而奠定永永無疆之休雖與文正公先後輝映於數十年之間可也夫我公豈有讓焉裕釗用敢推大公之盛美且致其區區之意以祖公行蓋將以爲天下慶非獨以謂兩粵之幸與近事之無足慮已也

曾劼剛侍郎五十壽序

曾劼侯侍郎以今茲仲冬之月閱壽五十京師士大夫咸洗爵爲壽酒半裕釗起而言曰夫富貴顯榮康强壽考至於期頤而不衰此昔之人所謂吉祥善事而人情

之所同願也雖然必其人才德邁眾謀謨幹局魁長乎寓內而其身實係乎一世之重輕則薄海之人莫不想慕愛悅祝其祜祉而願其耆耇以其久存於世非獨一人之福而天下之盛福也往者咸豐之初海內俶擾太傅文正公蘊偉抱起湖湘傾誠殫智迴斡一代之全局忠憤激發倡動宇宙豪俊景從卒手夷大難更新乾坤河岳不傾盛德殊烈垂於永世而是時海疆事變方乘間並作上下憂危羣議炫沄文正公以為不量彼己而輕挑彊敵是以其國注也不脩備而婾久無事是自削也是以戢銳養威外壹務為懷柔而內自憤發以徐圖

自彊之術日夜與在事數鉅公通變更俗興起諸務年
歲垂暮志事未竟率士民同聲歎息以迄于今天祚
聖清偉人繼世篤生我劼侯侍郎實纘公志而紹述之
自往昔文正公敭歷南服侍郎從侍左右朝涵夕漬即
已博極羣籍洞曉古今治亂得失之故益講求時務無
所不究切尤以疆事孔殷所係乃絕鉅大故於彼我彊
弱短長之數語言文字學術異同舟輿器械良苦利鈍
財賄生殖萬貨百昌贏詘盛衰皆博考深思而心知其
故旣嗣爵官中朝
天子以侍郎之練於夷務也

命往使英吉利法蘭西二國二國賓敬歎服咸曰不媿
曾文正公之胄上章之歲中俄違言復
詔侍郎自二國往俄衂其角俄人弭伏先後往來諸國凡
八年而後歸其於華夷政俗機務孰得孰失孰利孰病
孰盈孰虛孰工孰窳旁及海外諸國小者大者新者久
者懿者黠者競者絿者以至殊鄉絕黨人民諸俗物產
器用千品萬彙洪鉅密微默識洞貫總八極而內於寸
心故自朝野上下無遠邇無愚智貴賤莫不以為洞明
時務未有及侍郎者也顧侍郎之所自命不惟以此效
於眾而已乃瘉益思承文正公之志而竟其緒蓋未嘗

以一日忘焉且文正公之舉也當其時固亦不乏危疑震撼互沮交訌艱阻扞格不可行之端然公絕不以自沮行以至誠之心而持以堅定之力勤勞十有五載而訖以成功今侍郎之以身肩任天下之重而不疑猶公志也然承運常襲故之後而創非常之原將批患折難建威銷萌燀

皇靈而讋四極其必腐心淬精磨以歲月曠日彌久而後乃底績可知也然則天下之慕賴侍郎而視其黃髮

覿齒永綏麋壽以輔成

聖清永世無疆之業豈有極乎豈有極乎裕釗曩在京

師以文字受知文正公時年甫及壯侍郎年才舞象耳相見故甚驩其後裕釗齒日益長侍郎德業乃日益進今裕釗老矣衰頹朽鈍碌碌無所短長獨幸媮得視息人間行躬覩侍郎偉烈殊勳之集而遠踵先德之盛美其爲驩喜慶幸蓋尤倍於常人用敢推大侍郎之志事所以緝熙前光而爲舉世之所慕望頌禱者以祝無期之壽

黎蒓齋夫婦雙壽序

咸同以來

國家肇與海外諸國結約通互市其後益遣重臣出使

諸國軺傳旌節紛馳海上蓋自道光中葉海疆俶擾禍釁迭起循生山海縣鬲冈參彼已張弛競絿不中節度變益緐滋積歲踰時日瘉延蔓

朝廷憂勞旰食寤想長策以謂天下之故無大小遠邇未有不得其情能理者也乃欲使使者周知諸國山川風土民俗國勢政治情僞之倪强弱之形緩急之候解紛伐謀洞燭機要釁兆而先之謀事至而備已具用意至深遠也然能副

朝廷之意以克有成功而誠利于

國者則曾襲侯侍郎之於俄羅斯吾友遵義黎君之於

日本二事最俄羅斯之隙也以中國之索還伊犁也前者使臣既與成言矣
天子復弗俞乃復
命曾侍郎往侍郎開示曲直落彼角牙卒更其約俄人弭平日本之役則以朝鮮故朝鮮民作亂燔日本使館日本既有鮮謀以兵攻朝鮮事且岌岌黎君方以使命駐日本東京再假電郵趣中國疾以兵往先日人至卒平朝鮮亂黨執其倡亂者以歸二國帖然徽侍郎西北且大攘徼黎君朝鮮殆矣定變之功侯其偉哉俄事已
天子嘉侍郎之績自某官驟擢某官累遷戶部侍郎而

日本之役中國有事於朝鮮者亦咸膺　楙賞獨黎君不言功功亦卒不錄當世持公議者皆稱道其事歸美於君以其功不錄爲惜然君之無負在
君國君之功在天下君固無憾已旣君自日本奉諱歸
服闋
天子乃復命君爲出使日本大臣於是人皆曉然於君之賢
天子故終知之而天下之公之不可泯也君再使日本之三年實光緒十五年其年八月爲君覽揆之辰而君配莫夫人亦以九月登壽六十人吏之從君使日本者

謀執爵為君與夫人壽書來屬裕釗為一言以裕釗故

知君稔也先是君以諸生上書言當世事為

天子所嘉旣出仕以文學志節為曾文正公所重為海

內名賢所推官於江南所至有治績為民甿所慕思以

參贊使歐美諸國者再又再為出使日本大臣守義達

變不激不屈無失

國體其事為中外所悅服又廣蒐唐宋以來佚文祕笈

之存於日本者殫精校刊成古逸叢書若干卷流布中

土為藝林所葆貴其盛烈滿衍國詩人所謂樂只君子

邦家之光宜祝其眉壽黃耇保艾爾後者然裕釗獨偉

君之策朝鮮以解日本其事雖奄閼於一時而固嘗昭顯於後禩足以爲永世無窮之壽惟余之壽君其言乃欲假是以增重也故尤樂爲道之始君之使日本也莫夫人獨奉太夫人居滬上及再使夫人始從至日本夫人事舅姑稱孝於族婣有禮於婢侍有恩士大夫之家稱賢媛必曰莫夫人君宣力王事無內顧憂緊夫人之力居多今君以偉抱鴻譽照耀海東遠使萬里而有室家琴瑟靜好之樂遭值吉日令辰以偕老之慶稱觴於室而吾中士暨東國之英彥豪儁邕容愉揚捧斝於庭允矣哉一時之盛事千秋之美譚也敢敬述君之績若

於日本宜爲天下後世所知者以爲侑觴之助

榮仲華將軍五十有八壽序

今上御極之十有九年青龍在昭陽大芒駱之歲日在降婁之月爲西安將軍榮公五十有八覽揆之辰直隸江蘇江西河南湖北人士之官於秦者將爲公祝嘏之辭敬舉一觴而以其辭屬之裕釗惟

國家龍興遼海奄有區寓勁旅猛士猋奮龍驤類宗胄親賢總戎仗鉞用集大勳曁康雍以來三藩之變西北外藩之畔東南海寇之儆擾中土回民苗疆之役四川湖廣陝西教匪之役膺丈人長子之任以奏膚功者亦

皆宗家英賢戚里俊傑次亦豐沛南陽故家舊族與元從之苗裔炳著

國史爵爲功宗懿歟煒哉所從來者遠矣逮咸豐中粵賊肇亂捻逆苗逆相繼蠢動湘鄉曾文正公踔起湖湘胡文忠左文襄泉今李相國諸公躡踵並興雷動風舉豪俊如雲用遂創平大難綏定九服然其人類皆漢臣而八旂名將若塔忠武多忠勇諸公之屬僅寥寥數人亦訖不克竟其成功故論者謂咸同軍事爲

本朝三百年來用兵之一變彼此一時亦其運會之所趨者然歟自寇亂既平薄海稍稍安集然邊垂釁[illegible]時

時開作匪內鴟義奪攘之徒伏莽思逞者所至而是識
者以爲隱憂裕釗私獨謂古平陂往復之故覘其機兆
以爲徵者也往者　王迹肇基則人材輩出今日之事
將脩政蘊本銷壓亂萌上追
聖祖
高宗之烈而返之隆盛之世天祚
聖清其必有遜濬舊土之英奮起其閒乃足囘積重之
勢而縮全局之轉者乎猗歟若公者殆其人乎公開國
功臣直義公之裔也勳舊世澤涵育閎長及公祖考兩
世父子兄弟並忠勇激發取義成仁

天語有世篤忠貞之襃
錫賚優渥公承前趾舊伐年未及冠則慨然欲有所効
於
國志節風采遠出流輩矣
天子既嘉公忠臣之後克篤前烈而明德勳親若恭邸
若醇邸並雅重公公益銳意憂勞
國事不避艱阻宣勤効力歷二十年遂自部郎洊長冬
官然以剛毅廉正於時頗有所齟齬乃以疾引退而思
公者猶斷斷未已頃之復以事鐫二級惟
天子終重念公未幾復起家爲蒙古正藍旂都統尋

簡授西安將軍西安雖處一隅然以公之忠勤幹略其風聲固自足被乎天下滿洲人士徧布中外必有聞風興起雲蒸霧集以效

朝廷之用而蔚成中興之業者當公之引退也人或以公中蹶爲惜不知乃天之降監於公將益老其材而昌其烈以翊成

皇朝無疆之緒耳蓋自昔名德重臣未有不由困厄憂勤而致者也史冊所載不暇論近若曾文正胡文忠之儔皆備歷險巇磨淬而後以有成功今天眷佑

有清而篤生我公以肩其任其舛迕盤錯固宜有若是

者然則自今以往公之受天之祐騭者祉福以至於無期其亦不待數計龜卜而可劵其必然者乎裕釗衰朽枯槁伏處山澤無聞於世也久矣與公未嘗有一日之知顧獨辱公下顧之雅私獨景佩以為自曾文正公而後折節下士殆未有如公者故竊樂道公之大節所以繄天下之重必且長生久視而未有艾者以為期頤之祝至若公孝於親篤於友取與不苟勤學多聞醕德懿行甚眾皆未遑備論且皆天下之所傳說而稱頌者亦無以裕釗之言為也

夏潤之孫桐之母姚宜人六十壽序

永年孟生慶榮暇日爲裕釗言其嘗所受知夏毓卿明府之賢令永年有治行可紀余聞獨心善之因問孟生明府里居家世何也生具以實對乃益述夏氏世德之懿家法之善且稱明府之配姚宜人尤以淑懿著稱族鄉其母家桐城姚氏也其高祖姚惜抱所爲彙香七叔父壽序貫一弟作令有聲者也宜人生長名族漸漬詩禮嫺夙若性成父母以孝稱嘗封臂以療母病旣歸明府克勤克儉明辨大體內外稱宜又自少嫻吟咏益與其兄同受畫法於外家金陵張氏繪事之工擅絕一時論者謂姚氏女士固宜其異於人者有子孫桐潤之恂

恂孝謹力於學行爲光緒壬午舉人明府旣殫心民事闖以內壹委宜人潤之之賢抑亦其母教也余聞益善之頃之孟生告余以今玆光緒乙酉正月爲宜人誕日壽六十矣潤之謀於慶榮孫桐之族及外族故皆世仕宦然吾母畢生一以樸素自將視人世奢靡汰侈泊如也乃躬益淡於榮利雖對榮觀燕處超然往居官舍常與吾父商約歸隱圖繪詩歌時時一寄意焉今吾母之壽凡世俗之所炫熒紛華烜赫皆不足稱吾母獨其生平故好風雅子能爲孫桐得武昌張先生一言以壽吾母者則吾心慊矣先生能許之乎裕釗聞良久乃謝謡

生壽序非古也且余言何足以重宜人雖然裕釗往故嘗聞湘鄉曾文正公亟譏壽序之失以謂無書而名曰序無故而誣人以言皆文體之詭不可不辨顧文正公論文最服膺姚惜抱氏裕釗亦舊從文正公爲姚氏學姚氏之集則有壽序矣且雖以文正公之言若是然其生平所爲壽序乃不下數十篇裕釗則以謂吾友爲人子而欲以是娛其親而必卻之亦人情之所不得也無已獨稱其父母之賢以勖其子使持以壽其親因益勉爲賢以爲親娛其體雖非古其義則不爲無取耳觀文正公之作每每多勸勵其子之言猶此志也然則潤之

欲壽其毋裕釗將何以荅其意哉葢俗之溺於利也久矣子之所以順親悅親者曰富貴利達也親之所願於其子者曰富貴利達也推而至於夫婦之間夫之所以庇其妻妻之所以仰於其夫亦莫不曰富貴利達也當世之士大夫一沉於室家之累身之不顯則內媿其妻子而若不可爲人爲子者亦若惟是可以奉承其親非是則危不可以爲子烝家人父子䘏乎惟一官之得失爲愉戚若奉槃水執重器兢兢舉弃命於其中惴若懷萬鎰之重以涉重淵而悲其失墜嗟乎彼將何所不至歟夫俗之日壞而人才之所以不振職是故而已今濶

之稱宜人淡於榮利常與明府有偕隱之志宜明府之為賢吏也抑其所以教潤之者蓋不問而可知潤之不敢以世俗之榮爲宜人稱觴而獨有取於裕釗之一言則其能奉宜人之教又可知也充是以往他日之所以立乎其位可知耳矣異日者宜人年考益高親見潤之能於其官以無忝前烈其爲祉福驩欣豈可意計復何待裕釗之言爲重輕也哉故裕釗於孟生所述宜人之懿不具論獨以是褒潤之頌祝宜人且持此義以質之惜抱氏及文正公其亦以爲知言者邪宜人故好文且又姚氏族潤之持是以爲宜人壽宜人聞之儻亦以斯

言爲不可弃者邪

賀蘇生夫婦雙壽序

往者裕釗以癸未之歲主講保定蓮池書院則聞深州賀君蘇生有君子之行旣友人吳摯甫告余以賀生壽者能爲古文詢其家世知爲君之子也明年賀生以選授大名學官至省城執弟子禮來謁因得觀其所爲文譩已造古人之堂而行入其室矣其爲人益純明質厚無世俗之見入於其心余心異而深重之居無何君復以學官秩滿來省城乃始得相見揖其貌粹然德人之容與之語藹然仁人之言信其爲君子者先是賀生與

其弟沅以同治庚午同舉於鄉其後復以丙戌同時成進士服官中外人皆以爲君榮然裕釗獨以賀生能抗志追古之作者而思與之並爲尤足以顯大其親而君躬君子之行名稱信於人人宜其子之賢有若是也及裕釗去保定之五年賀生以書來稱吾父以甲午之歲登壽七十而吾繼母陳太恭人亦以是年登壽六十有九敢請爲一言以紀其慶蓋裕釗於君父子至難忘矣昔姚惜抱嘗謂以天下才俊之多而能爲古文者蓋少有能爲之必豪傑也然則雖以裕釗走四方所交多海內勝流故宜其於生尤不釋也抑人之生也當其少壯

莫不盛意氣憙文游及其老也精力既頹而追思往昔故舊罕有存者間得一二耆長年輩相若情志相類則恆樂與處焉且以俗之益薄古道之日衰耆年宿德老成典型乃彌足系人敬慕之心而不能以已自裕釗去保定道海上以歸武昌尋泝漢沔客襄陽復踰商洛以入秦中奔走萬有餘里訪求鄉里舊時朋好及其他平生握手言笑之人苓落殆盡重遠適他邦落寞塊居顧視無可與語者每私獨念君眉壽耆德而家有賢子思幸一相見山川遼絕邈不可得傍徨慕思鬱悒乎予心今乃聞君與其夫人之壽固樂爲奮筆而言之況君之

子裕釗之所睠睠而又重以請邪於是作爲詩歌揚厲君與其夫人之盛美宜其祉福老壽者以附於詩人稱彼兕觥之義其詞曰

南山之猗有杞有椅西山之麓有璜有玉愉愉吉人其原有菽簡而不亢恭而不黷伐其角牙夷其城壘和以天倪同彼彼與已弛張取與愛憎譽毀稱物平施如衡中水以德薰人不求人知人有被者久乃思之善氣斯翔祥風載扇嘉禎來萃繁祉曼羨亦有淑配繼室陳媛翕若鼓琴衎衎宴宴既齊既遨無逸無倦有前者子牀繞郲旋孰毛孰裏忘其後先諸子既長克諧以孝秉父之

德漸毋之教麟震鳳翥文采並耀君子偕老顧之而笑我𢼸子佩惟德之肖陽春之暈日麗景明𪓟𪓟藹藹雝雝鳥鳴君子燕喜稱觴於庭辯紱濟濟蘭馨升堂酌彼玉斝壽考無疆皤然一叟萬里相望郵此頌諸維以不忘

周海舲軍門六十壽序代

昔周之興至於成康之際六服承德大化既翔洽矣然康王嗣位而羣臣進戒之辭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及康王報誥亦惓惓於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蓋國家當有事之秋整軍經武四征弗庭爪牙腹心竭忠

効力於彊場之間布德抗棱故罔有敵於天下逮寇難旣夷偃兵弛備武節日隳而凶狡窺窬之釁作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當承平無事之秋其殆軼右武之世爲尤急也且時方用武果敎壯勇少年推鋒之倫輻湊並進皆可以收其力用若夫海宇恬熙將長慮卻顧銷壓亂萌則尤惟老成持重謀定而後動者爲足賴焉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漢唐之世趙充國張仁愿之徒並以老臣宿將握重兵屯緣邊不動聲色而威制萬里之外四夷讋慴爲之喙息保有功名康强祉壽與國無窮聲名光輝傳於百禩莫不稱頌以爲婋臣之

魁傑中興之者耇其槩重天下而爲眾人之所禱祝歌其功烈而願其期頤豈有極歟豈有極歟吾鄉周海舲軍門以雄武沈毅爲時名將自咸豐初兵起軍門練團勇保鄉里賊至輒破走間從官軍擊賊皖北諸州郡每有斬獲其後從今宮太傅伯相李公討粵賊於江蘇從曾文正公及李公討捻賊於安徽江蘇河南湖北山東直隸諸行省於江蘇克嘉定崑山江陰無錫金匱常州諸郡縣戰功號爲多又轉戰千里肅清楚皖吳越之交壹是底定於諸行省與捻寇相追逐南薄江漢北波河東至於海偕諸將斬馘諸盜魁羣醜殄夷勳積焯著前

後以功累官至提督由卓勇巴圖魯改法福齡阿巴圖
魯疊拜
賞穿黃馬褂之命及諸珍物之賜軍中榮之先是軍門
故蚤失怙恃而大母某太夫人在堂年考益高賊既平
一旦以兵屬其哲弟薪如軍門陳請歸養於是家居不
出者十餘年蕭然於功名之際蓋將倘徉江湖之上以
終其志焉會關逢之歲法人假擾海上
朝議北洋爲京師門戶而當時淮軍諸將莫先軍門且
以軍門不競於功名其樹立必尤足偉也有
詔强起至天津總護諸將屯於境上以待旣法人行成

命仍以湖南提督留籌備海上雄鎭屹然
廟堂南顧而釋其憂而軍門乃以今茲夏六月歸然登
六十壽舊時同禪儔侶義從爪士之在北方者謀稱觴
爲軍門壽某曰方軍門起淮上提一旅轉鬭而前經歷
歲年連殄巨寇所克攻城壘數十所破滅賊衆不可勝
數飈駭電激挺出神怪固天下之所震耀而稱說也然
某以謂軍門今者總勁兵守重地淵謀沈慮批患折難
運於無形乃尤天下之所倚賴而慕望者乎方今海濱
萬餘里之地蕃夷從萃結約互市疆務孔殷朝野上下
之所淬精廟慮而圖也自大難削平薄海綏定踰二十

識諸老將以次凋謝稍稍盡矣幸得有久於兵間曉暢戎機如軍門者授以專閫之寄拱衛京邑以彊本折衝邊地有所恃而無恐遠人慴伏而不敢發其所係於安危之機何如哉昔南山有臺之詩頌美樂只君子以爲邦家之基而終祝之以遐不黃耇然則世之依賴軍門而祝其眉壽耇駘亦若是焉已矣某等舊在行間從軍門最久其知軍門亦最深用敢推大軍門之盛業以祝其無期之壽云

濂亭遺文卷二終